

聯合文學

20年

(1984 ~ 2004)

短篇小說選

張寶琴◎主編



文學說盡人間事

自己的一生就是文學

聯合文叢 306

聯合文學20年短篇小說選(1984~2004)

主 編／張寶琴

發行人／張寶琴

編輯小組／許悔之 鄭栗兒 郭慧玲 蔡佩錦

愛 亞 許榮哲

美術小組／周玉卿 戴榮芝

校 對／郭慧玲 許榮哲 魚 蘭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 版 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 話／(02) 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 真／(02) 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 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group.com

印 刷 廠／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 經 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二樓

電 話／(02) 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4年11月 初版

2007年3月10日 初版六刷

定 價／450元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聯合文學20年短篇小說選

(1984~2004)

●張寶琴／主編

【前言】

為說故事的人喝采／張寶琴

遺忘／馬森

角色的選擇／黃凡

烏龜族／吳錦發

初旅／東年

五印封緘／平路

髮／鄭清文

多生貴子／蘇偉貞

尋兄詞／朱西甯

日神的後裔／朱天文

往事追憶錄／楊照

公主徹夜未眠／成英妹

上海之夜／朱天心

空白的靈堂／李昂

洗／郝譽翔

父親的輪廓／袁哲生

最後一隻鳳鳥／黃春明

鐘面／駱以軍

一隻貓頭鷹與他／黃國峻

沙舟／陳淑瑤

生魚／章緣

地下道／許正平

【前言】

為說故事的人喝采

張寶畧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聯合文學》創刊，迄今二〇〇四，跨越了整整二十年，也跨越千禧交替的世紀；二十年來，身為《聯合文學》的發行人，我看見歷任總編輯和編輯團隊之於文學的投入與付出，而迭有風貌、不斷累積，也看見台灣從解嚴前後，作家的寫作如何多樣而豐富！每一期的《聯合文學》出刊以後，我都用一種純粹的讀者的心情，逐篇細讀，體會作家心情的跌宕、其作品之幽深。二十年如一日，而二十年之愉悅不尋常。

字字寫就都極辛苦，人生的悲歡血淚盡在於斯，是以曹雪芹的《紅樓夢》，真如所謂「十年辛苦不尋常」般，傳世而不可朽毀。作家的苦心孤詣，換來了永恆的回報。

爲說故事的人喝采／張寶琴

二十年來，整整二十卷、二百四十期的《聯合文學》，刊載了難以數計的秀異之作，這些作品或與時代對話、或挖掘人類心靈的礦層，都展示了我們文學史最可觀面向之一；各種文類兼具、各種專題甚多，於其中，小說作為一種文類，用來展現二十年來的時代面貌，宜乎最為恰當。

二十年來，小說的前輩、中生代猶創作不斷，新人後進蓬勃而出，在在展現他們感受和思維世界的的能力。在《聯合文學》刊載的小說，足以印證文學史的多元組成，也將成為文學史的重要「文件」。這二十年的小說，以心理劇、意識流為者有之；根植鄉土而情深意遠者亦有；援引魔幻寫實、後設技法、後現代諧擬者亦有；政治諷喻、族群處境、成長啟蒙、城市時尚與現代性……種種取向亦無不齊備；真可謂眾聲齊唱，繁花而成盛景！

今逢《聯合文學》二十周年社慶，特別編選《聯合文學20年短篇小說選（1984～2004）》一書，精選二十一篇在《聯合文學》刊載的小說，合為一帙，既為《聯合文學》邁入第二十年而自勉，也用以向最值得尊敬的作家們致敬。

刊載於《聯合文學》的華文小說家，其秀異之作，何其之多！遺珠與取捨讓編選的過程，既驚且嘆，既愛且痛。基本上，以每年每卷一位作家的短篇小說為主，我們也注意了作家創作的持續與累積——包括新進的小說家，這些作家之作品發表與文學場域以台

灣為主，當然，作家小說結集後之出版社授權亦為因素之一。

小說的疆界，就是我們心靈的疆界，小說家是我們這個時代偉大的「說故事的人」，他們說的故事，讓我們有了記憶和驚喜。這本小說合集，用現代的科學話語，也恰如其分地呈現了二十年來台灣文學的「生物多樣性」，既因其多樣，也就成為一生生不息的大千世界。

當您讀了這本小說，彷彿二十年倏忽而過；前方的路還在開展，《聯合文學》走在作家和讀者的身旁。

◎馬森

一九三二年生於山東省齊河縣，

著名戲劇家與小說家。

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及國研所，

一九六一年赴法國巴黎電影高級研究學院

(IDHEC) 研究電影與戲劇，

並在巴黎大學漢學院博士班肄業。

繼赴加拿大研究社會學，

獲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博士學位，現任佛光大學文學研究

所教授。

著有小說《夜遊》、《生活在瓶中》、《孤絕》、

《海鷗》、《巴黎的故事》、《北京的故事》、

《M的旅程》等，

以及多部散文、劇作、學術論文。

遺忘



攝影／王湧

、經過了將近一年忙碌的工作，M終於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他獨自住到日市郊區的一家供人休憩的旅館中，每天有大半的時間消磨在水清草綠的游泳池畔。

就是落雨的日子，在別的客人都在戶內裹足不出的時候，M仍然出現在游泳池畔。他能欣賞纖細的雨腳走在平靜的池面上，形成了無數無數細碎的水花。就在這種除了雨腳行走的細微的窸窣聲外一切都陷入萬籟俱寂的靜謐中，M輕巧地撥水前進。M有時候游自由式，有時候游蛙式，有時候也潛入水中，雙腳併攏像魚尾一般地擺動前進。這時候他幾乎感覺自己像一條魚。若不是他需要浮出水面呼吸，他真希望永遠停留在水面下，讓輕柔的水波似有似無地包裹著身軀。人類的遠祖一定是來自水中的生物，不然他可以在水中感到如此的自適？

雨越下越大了，游泳池中除了M以外已沒有第二個泳者，連終日坐在池邊高椅上的救生員也撤退到室內去了。M感覺到無比的欣悅，偌大的一個游泳池似乎已歸他一人所有。M當然多少也有些佔有慾，但他所喜愛佔有的與其說是泳池，不如說是他此刻所擁有的這一番寧靜。

他已經來回游了兩公里有餘，遠遠超過了他平日一口氣所游的距離和時間。就在他接近水深四公尺半的跳水台一端的時候，他突感一種力盡的衰竭，幾使他疑心他的心臟在此時突然地停止了跳動，因為他的手臂幾乎舉不起來了。他憑了一點游泳的本能，平展開四肢，靜靜地躺在水面上。他仍然可以稍稍抬起頭來，望得見岸邊。他發現救生員的椅子仍然是空

的，池內也不見另外一個人，雨卻是傾盆也似的澆潑下來。M 心想到岸邊也不過十公尺的距離，只要破力划他幾下也就到了。他下意識地舉起臂來朝前划去。令他吃驚的是他已經划了十幾下，離岸邊卻還是一樣的距離。彷彿當他努力朝前划去時，池岸也同時向前飄行，竟使他無論如何也達不到岸邊。

M 此時本可以高聲呼救，他所以沒有如此，因為他的心中並未生恐懼，他只是感覺疲憊而已。他知道憑了自己的體力，他一定可以到岸邊。退一步說，就是無法到達岸邊，魚似的永遠停留在水中，也未嘗不是件美事。

M 繼續奮力向前划進，在他的感覺中池岸也同時以等速朝前飄去；或者不如說他感覺他在奮力爬上一個泥滑的斜坡，他每爬前一步也同時被重力拉回一步。終於使 M 產生出那一種噩夢也似的感覺了，因為在現實中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雨聲、水聲，猛烈而疲憊地朝前划動的雙臂構成了 M 意象中聲畫兼備的一幅醒也醒不過來的噩夢的圖景。

雨聲逐漸地越來越規律起來，喇喇！喇喇！喇喇！喇喇！M 終於在一陣暈眩中睜開了眼睛，發現自己不過是坐在一輛飛馳前進的火車中罷了。M 雖覺有些茫然，但也不能不欣喜終於從如此一種消磨體力的噩夢中醒了回來。

M 細想好像在換車以前睡著的，也許在換車的時候醒來一忽兒，換車以後又繼續沉入夢鄉。現在 M 完全清醒過來，才驚覺把兩只衣箱遺忘在前一列火車上了。

M一時覺得頗為懷喪，但也無計可施。可恨的是M遺忘了前一列火車是開往何處去的；更加難堪的是M也不記得這一系列火車的目的地。M只約略記得這次的旅程是為了去拜訪一位多年不見的老友，且為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什麼重大的事情呢？M一時間也竟不復記憶。唯一使M有些信心的是在換車的時候，M必定曾經記得這一切。不然怎會平白地換乘到這一系列火車上來？

車窗外的景物使M非常訝異，田野間到處覆蓋了透明的塑料布，像一座座龐大的暖房。透過塑料布可以看見駕駛著各色各式的機器在裡面耕作的農夫。田野間也偶然矗立著幾座巨大的工廠，廠房都有幾十層的高度。如果是距離鐵路較近的，得要仰起面來才看得見那些聳入雲霄的煙囪。多半的工廠都漆成了綠色，很容易融入遠山的蔥綠中。也有幾座漆成白色的，廠壁上以醒目的紅色標出H D兩個大寫字母。M從沒有見過這樣的景觀，因此而訝異不止。

M本可以把心中的這些疑惑詢問一下同車的乘客，但車中寥寥的幾個乘客不是在靜靜地看報，就是在垂頭打盹兒，似乎沒有一個人注意到M的存在；何況去向別人探問自己所乘的列車開往何處去，或逕然詢問自己該往何處去豈不為人視為笑談？這樣的問題，又如何啟齒？

就當此時，M忽然思及既然坐在火車上，就該有一張車票的吧？遂急忙往上衣口袋裡一摸，果然掏了一張出來。只是這張車票非常奇特，竟是透明的，如果不用手指觸摸，幾乎等

於沒有。不過車票中間卻印有一行小字，使這張透明得幾近於無形的車票多少顯露出一些形體。M低頭端詳那一行小字，只見寫的是：Songlinshi 幾個字。

M忽然驚覺，莫非這就是目的地的地名？好陌生的名字！為什麼要到這樣的一個地方去呢？再找找是否印有日期，卻又沒有。M愈想愈覺不解，就又在衣袋中搜索，果然除了一張銀行的信用卡之外，還有一封極具關鍵性的請箋。請箋上寫明的是國際環境衛生會議在 Songlinshi 召開第八屆年會，歡迎各國會員提出論文。請箋中並附有詳細的報到時間、地點和宣讀論文的日程表；還附有會議地點的一張地圖。

使M不解的是請箋上的年份比M自以為生活中的年份晚了十年。難道是印錯了日期上的年份？雖只有一字之誤，卻有十年之別！但最令M驚異不置的是在發表論文者的名單中，赫然發現了自己的名字，名下的論文題目竟是：「氫質子在環境污染中所發生的作用」。

看了這樣的論文題目，M驚愕得幾乎叫出聲來。心中自忖：從沒有好好學過物理、化學，也跟衛生機構一向沒有任何瓜葛，怎會好端端地去參加這樣的會議？發表如此的論文？

M正感百思不得其解，擴音器中已用三種不同的語言連續報出了到達 Songlinshi 的預告，請旅客準備下車了。

火車緩緩進站時，M瞥見站台上非常清潔。站房和站台均以白石築成，竟似一塵不染似的在晴和的夕陽中發散著一片溫潤的潔光。站台上每隔數公尺且有一個同樣是白石的碩大的

花盆，盆中植著正在盛開的紅色和白色的山茶。

M跟隨其他旅客走下車來。見其他旅客在出口處均把一張無形的車票投入一個缺口中，半人高的柵欄便自動開啟。M如法炮製，果然柵欄開啟放M過去。

一出車站，M就見一位白衣白裙的年輕小姐正張了一面紅旗，上書「歡迎參加國際環境衛生會議的學者」一行字。幾個陌生人走向前去，M也走向前去，跟白衣小姐打了招呼。有兩個陌生人對M含笑點頭，以曾相識。M也含笑點頭，但心中又覺疑惑，對這兩個陌生人一點也記不起在何處見過。

集合了十來個人之後，見再沒有人來到，白衣小姐便請大家上了一部同樣是白色的交通車，並且宣布今晚除了報到，拿住宿房間鑰匙以及晚餐外，還有一場音樂會，想赴音樂會的人在報到時可順便請大會秘書處買票。從白衣小姐的解說中，M得知目前正趕上 Songlinshi 的音樂節。

原來會議的地點是在一所醫學院。M報到了，繳清了會費，拿了預訂的（誰訂的？M不免納罕）宿舍鑰匙，理清了宿舍及餐廳的方向和地點，又順手買了一張音樂會的票，才去找自己的房間。

M找到了自己的房間之後，又不禁納罕起來。這是一個套房，臥房裡有一張寬大的雙人床，客室裡卻又臨時加裝了一張單人床。M獨身一個人，為什麼要訂這樣的房間？M委實墜

入五里霧中。今天發生的一切，都使M不知所從，但又無可奈何地非遵從了這唯一可循的軌跡前進不可，否則M就頓感自己已經不存在於世了。

雖然尚不覺飢餓，腕錶已經指到五時四十分，如不立刻進餐，難免要誤了當晚七時的音樂會。想到這裡，M鎖了房門，立時向餐廳奔去。

餐廳距宿舍很近，實在說是在同一棟大樓之內，只要乘電梯下到底樓，再穿過一條走廊就是。

M到達時，見已經有不少人正在用餐。M也拿了一只白色的托盤，跟在別人的身後魚貫前行。餐是自助式的，似乎是一律冷食，並沒有服務人員，全由自取。M見前人首先都取一杯飲料，M也拿了一杯。後來就是火腿、奶酪、臘腸、生菜之類，還有一種冷湯和黑色全麥麵包，最後是眾多的瓜果和冷飲。M因為不餓，只取了一片火腿、一碟生菜、一片麵包。冷湯讓M皺眉，當然不取。在選取瓜果時，因為種類太多，倒是有些眼花撩亂。最後M選了一隻拳大的番石榴和一片香瓜。在出口處由一位也是白衣白裙的小姐結帳。

落坐以後，M才發現最先取的那一杯飲料，杯子上標明「清胃劑」幾個字。M從未飲過這種飲料，一時倒楞在那裡，不知是否該吞下肚去。

M偷眼看新到的人，個個都取了「清胃劑」，而且都首先一飲而盡。M也舉杯嚐了一口，覺得有些酸澀，近似檸檬汁的味道，也就大著膽飲下肚去。果然覺得胃中一陣清涼，頓